

第七回 計誘老拙 珠拾江心

詩曰：

但存百折不回志，卻少慈祥婉轉心。

人人彀中何味味，可憐愚拙世難尋。

宣爺將錦箋接過一看，果是登鰲的筆跡。做的四首《玉人來》詩，下又有兒子的名諱。心下暗吃一驚：「那日登鰲隨我出門謝客，並未離我身邊，因何這一幅詩又落在姨侄女手裏？事有可疑，且待我喚登鰲出來，當面一質，便見分曉。」想罷，對著柯爺叫聲：「襟兄不必發躁，這錦箋卻是小兒的筆跡，不知他是何時做的，亦未必憑此一詩，便勾誘你家令媛。」柯爺怒道：「你也不要在此護短了。賊證現在是賴不去的。我少不得回去將無恥女兒處死，以免家醜外揚。你家兒子敗壞我的門風，難道罷了不成嗎？」宣爺道：「待我喚登鰲出來，當面問他。這詩若不是為令媛做的，便一筆勾消；若果真為令媛做的，那時定究出勾引情由，我亦不能饒這畜生。我捨一個兒子，你捨一個女兒，兩下扯直，何如？」柯爺哼了一聲道：「你這哄小兒的話，誰來信你！」宣爺道：「我是老實話，怎說哄你！」柯爺哈哈大笑道：「我說與你聽，你不信。則就要當面叫你兒子出來對質，分明這詩是他為我女兒做的，他卻抵賴不認。不能用刑拷逼他，我豈不為你兒子白捨一個女兒？你這些話不是把我作呆子！」宣爺也怒道：「果然我家畜生情真罪當，不怕他不招承！他若抵賴，我豈沒得家法處治這畜生麼？」柯爺還要班駁，被裴爺攔住話頭，叫聲：「兩位年兄不必爭競，聽小弟一言。」柯宣二公俱說：「請教。」裴爺道：「且請錦箋一觀。」宣爺遞與裴爺一看，心中了然。暗想：「這四首《玉人來》詩，按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而作，下著『有所見』，是因與柯女婚姻不就，平日思想做的詩詞，非當面勾誘，私贈表記。癡老不察，必要執拗，追出一件大事來。我若不略施小計成全，豈不令曠夫怨女遺恨千秋！」想定主意，也不便說明。叫聲：「宣年兄，你竟把令郎叫出來，二位年兄不必開口，待我細細審問他一番。若有哪個攪亂堂規者，罰他三大碗冷水。」說得柯、宣二公大笑起來，道：「我等竟做長班了。問官不明，也要加倍罰喝六大碗冷水。」裴爺笑道：「那個自然。宣年兄快去叫令郎出來！」宣爺點頭，即命家人到書房去請公子。

公子自宣爺大壽又與柯爺的令媛在自己家中中堂會見一面，無奈來往人多，不便交談，但以眉目傳情，後又聽見父母留下柯小姐頑幾天去，心中好不暢快。指望於無人處會見柯小姐，當面一談平日思慕之心，或得柯小姐憐我癡情，暗許婚姻也未可知。這是宣生的癡想。柯小姐雖愛宣生的才貌，就是當面會見，且不能交談一言，何能無媒私訂？況乃父已拒婚於前，小姐豈不知之，何敢自蹈敗行以為父母羞？就是在宣生書房內，見那四首《玉人來》詩，不過以才憐才，非有私意。只有宣生想慕柯小姐，倒是一片癡心。前因婚姻不成，已有無限愁腸，不能向人申訴，只借《玉人來》三字為題，吟成四首七絕。其詩中卻寓意於柯小姐，但隱而不露，每日放在案頭，吟其詩而想其人。後來拜壽在中堂一會，又留下柯小姐住幾天，心中正喜，卻不料第二天隨父出去謝客一天，到晚回來，方知柯小姐被癡老已苦苦逼回家去了。不覺如有所失，走到書房，悶悶坐下。因去拿《玉人來》詩吟哦一番，以消悶懷。哪知四處找尋，不見錦箋的影響，心內生疑，暗想：「錦箋是誰人拿去了？」又喚進兩個書僮抱琴、醉瑟問：「我不在家，可有人到這書房麼？」書僮俱回言：「沒有」。宣生又不好叫書僮去找，只是心下抑郁不樂。暗叫一聲：「柯小姐！你我何無緣至此，連因你而作的一幅錦箋，又被人竊去。豈不可恨！」想罷，連聲嘆息，每日坐臥不安，飲食少進。

這一天，正坐在書房思想柯小姐，又因錦箋不見，正懊惱不堪。忽見家丁進書房來道：「老爺在前廳，請公子出去說話。」宣生聽見父親呼喚，不敢怠慢，即起身離了書房，來至前廳。見裴年伯、柯襟丈俱在那裏坐著，又見乃尊氣森森的坐著陪人，不知為什麼事情，只得上前與裴、柯二公作過揖，轉身又向乃尊作揖道：「爹爹呼喚孩兒，有何分付？」宣爺正待開口發作，柯爺也要怒責幾句，早被裴爺叫聲：「二位年兄不要插嘴，亂我堂規。賢侄且請坐了，好說的。」宣生依言告坐。坐定，裴爺道：「登鰲賢侄，我且問你，書房中可曾不見了什麼東西？」宣生被裴爺這一問，問得滿面通紅，心下暗想：「我只不見了一幅錦箋，裴年伯怎得知道？」便回道：「小侄書房不曾遺失什麼東西。」裴爺笑道：「賢侄休得瞞我。現在所失之件存於我處，不知可是賢侄的？可拿去一看。」說著，把錦箋遞與宣生。宣生接過一看，正是書房不見的錦箋！由不得大吃一驚，不能隱諱，道：「這是小侄丟在書布下的，不見了兩日。怎麼落在年伯手裏？小侄不解。」裴爺道：「我且問你，箋上的詩可是你做的？有何所見而雲？然詩出有心，詩出無心？你可從直說來！」宣生道：「詩是小侄做的。戲以『有所見』為題，按四季吟成《玉人來》四首，不過偶爾感懷，實是無心。況詩上並無淫詞艷句，請年伯細看，便見分曉。」又把錦箋送與裴爺。裴爺接過叫聲：「賢侄！你這一幅錦箋失落不打緊要，卻關乎性命之憂，關乎名節之重。你不實說出來，這風波起的不小呢！」宣生聽說，唬一大跳道：「小侄不犯非禮之罪，詩句又無勾挑之詞，年伯如何說的這般利害！」裴爺道：「賢侄，我實對你說罷。你這幅錦箋被你柯家姨妹拾去，柯家姨丈疑你有心做此詩詞勾引姨妹，其中必有私情，定要處死你家姨妹，故攜錦箋來請教你父親，也要處治賢侄。賢侄趁早直說，你這幅錦箋還是被姨妹獨自取去的，還是你在書房當面交與姨妹的？賢侄快快說來！」宣生道：「詩雖是小侄所做，而姨妹只在捨下住了一夜。小侄頭一日，爹爹正壽，四處陪客，沒得工夫；次日隨爹爹出去謝客，一天不曾暫離，及回來時，姨妹已被姨丈接回，小侄從何處與姨妹見面贈此錦箋？此詩是小侄丟在書布下不見的，怎說小侄有心贈人的？」裴爺笑道：「柯、宣二公可曾聽見小弟問的口供麼？」宣爺哼了一聲道：「畜生呀！一個讀書人，不思功名上進，只做這些輕薄之詞，豈是成材？還不退下去！」唬得宣生急急起身，離了前廳，回他書房。心內一喜一憂：喜的錦箋果落於佳人之手，不枉我一番思慕；憂的是：柯老執性將無作有，把有才有貌的佳人置於死地，豈不可惜，可恨！

我且慢言宣生在書房內，再表柯爺見宣爺並不問他兒子青紅皂白，只略略責備幾句便喝退下去，好不心中著惱，跳起來指著宣爺說：「你只知溺愛，不明不顧大綱大紀，我也不與你瞎吵，我只回去處死了我的無恥女兒，看你可過意得去！」說罷，也不告別，也忘卻拿了詩箋去，只氣忿忿的大踏步朝外就走。裴爺知柯老是個直拙人，一定勸不轉的，忙袖了錦箋，隨即告別宣爺，也起身出來。宣爺送至大門，方回轉內堂，說與夫人知道。夫人不勝跌足嘆息。不表。

且言裴爺離了宣府，一路緊三步趕到柯爺。柯爺道：「裴年兄也走了麼？」裴爺假意發惱道：「老宣不近人情，我也很不耐煩他！」柯爺道：「你看他方纔一派言語，百般代兒子遮蓋，並無半句公道話，令人氣得傷心，還與他說什麼！」裴爺道：「此事大關風化，怪不得年兄認真作惱。但不知年兄還是將令媛當真處於死地，還是借此唬詐老宣麼？」柯爺道：「我不像老宣那等沒家範，先已自尋死路。」

刻容留得下來！”裴爺道：“年兄是一定處死令媛，不能挽回的了？死有幾等死法，只要做得乾淨，不可露出形跡來，被外人知道，依舊聲名不好，非勝算也。”柯爺道：“我已安排刀、繩、藥酒三件，憑小賤人用哪一件就完事了。”裴爺搖手道：“不妙！”柯爺問道：“怎麼不妙？”裴爺道：“遭此三件而死，死了俱是生魂。死的不服，定要吵鬧不安。不如於三更後用一乘轎子，將人抬出後園門到御河，向波心一擲，無影無形，豈不爽快！”柯爺拍手稱妙道：“年兄好算計！小弟承教。容日再謝罷。”說著一拱告別。裴爺暗笑而去，趕回府第，安排巧計不提。

且表柯爺一肚子熱血，火焰焰的到了家中，秀林問：“你到宣家怎麼樣了？”柯爺也不回言。夫人還坐在那張椅子上發怔，寶珠也伏在椅子上哭啼啼。見柯爺回來，不動聲色，以為前去一定追問沒有此事，解了錦箋之疑，大家略放些心。只是秀林見柯爺這般光景，好生詫異。哪知柯爺於黃昏後，暗命家人備了三乘小轎，在後園門口伺候。假意著人向小姐說：“夫人聽得老爺於三更要弄死小姐，特備下轎在後門等候。小姐速往宣府躲難要緊。並帶如媚、如鈎。”寶珠不知是計，唬得魂飛天外，急急帶了兩個丫鬟出房，趕至後園門上轎，一路趕奔御河下來。柯爺後面親身押著三乘轎子，怎生逼寶珠投江，且看下文。

[返回 >> 聽月樓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